

漫笔

漫说藏山传世

梅桑榆

自古以来,大富大贵而身死名灭者,不可胜数,即使得以名载史册,后人翻阅史籍,或许知其生平事迹,但其思想却不得传。而杰出的文章著作,却可以穿越漫漫时空,广为传播,其名也与著述同不朽,且广为后人所知,先秦之孔、孟、荀、墨,唐宋之李、杜、苏、辛,皆属此例。因此,千百年来,文章著作能够“藏之名山,传之于世”,以求不朽,是许多文人的梦想或曰志向。此梦此志,虽贫贱困苦所能断,坎坷艰辛所能移,却正如张岱所言:“坚固如佛家舍利,劫火猛烈,犹烧之不失也。”然而,文章著作藏山传世,谈何容易。几千年来,人之生死以亿万计,其作品得以流传者几何?绝大多数文章著作,皆如长江黄河中的浪花,一闪即逝,不留痕迹,作者之名,也如河中泥沙,顺流而下,不知其所终。

且不说古代,当今之世,曾经名声大噪者,因时移势易,转眼归于沉寂,虽然曾经出文集、出全集,但只是尘封于图书馆,无人再读;曾经享誉一世者,因无法抗拒自然规律而离开人间,不能再向报刊出版社投稿,加之无人再为其宣传传作,其作品不再有人出版发表;曾经以紧跟形势热情歌颂而博得“名家”、“文豪”、“巨匠”之美名者,除了成为后人的笑柄,作品大多湮没无闻……数十年来,命运如此之文

人,何其多哉!操觚为文者,辛苦一生,写下文字百万、千万,最终竟身死名灭,或身未死而名已灭,良可叹也!上世纪70年代末,文化解冻,文学陡热,不知多少文学青年,热血沸腾,胸怀壮志,要成为作家、大作家,并发誓要写出传世之作。记得有人曾大言不惭,声称:“要写出一部《红楼梦》那样的书。”但他荣任科长之职后,便从此搁笔。又有人说:“写出的作品不能传世,还不如去做生意。”然而这位仁兄雄心勃勃,苦写多年,不但作品毫无传世的可能,连问世都难,终于愤而投笔从商。似此起初有志于写出传世之作,后来一篇像样的作品也未写出,不得不改弦更张者,更是多如过江之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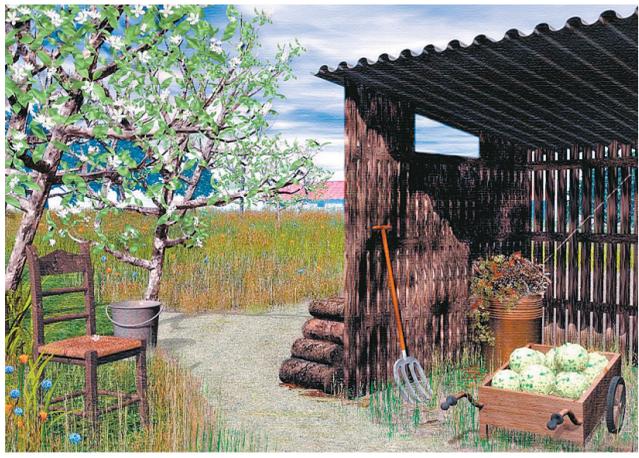
我写作多年,虽发表出版文章著作数百万字,但作品既未走俏,人也未成为“文豪”、“巨匠”的可能。有时暗想,自己生命终结之后,辛勤码出的文字,恐怕也难逃脱湮没的命运,便不免心中发冷,觉得与其呕心沥血地写这些终将逝灭的字,还不如像那位仁兄,先富起来再说。我曾从事建筑专业9年,早年若拉起队伍,承包工程,恐怕早就跻身于富翁的行列。这种想法虽然一闪而过,但也说明,我也像那位仁兄一样,认为作品若不能传世,写作也就没什么意义。

近读《袁枚文选》,其《释名》一文

中有段话说得甚妙:“今儒生握管,动求传后,岂以为夏、商、周千余年之人,皆不己若乎?嘻,愚矣!然则余之好有所著也如何?曰:察士无思虑之事则不乐。蚕之为丝也,终日绵绵不绝,死而后已。彼岂望人之朱绿之、玄黄之,袈裟而被服之哉?亦不自知其何所而为为之耳!”夏、商、周三代一千余载,几乎无署名的著作,《周易》的作者,只是传说为周文王姬昌;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等经典,皆无作者姓名;春秋时期的孔子也主张“述而不作”,《论语》一书,是其门人与再传弟子集成。因此袁枚笑那些才学撰文便企求传世的儒生愚昧无知,说自己无所思虑时则不乐,爱好写作,不过是精神需要,如

春蚕吐丝,乃生命之本能,并不企望吐出的丝日后被人派作何用。

袁枚之夫子自道,等于说出了许多文人的心声。写作对我而言,也乃精神与生活之必需,不写作则觉得空虚无聊,虚度时光。作品能够传世,虽是大快乐,但只是身后事,作者自己已不可知,只是令活着的人景仰羡慕。而写作能世间纷纭事,发胸中所欲言,作品问世,则可引起读者之共鸣,赢得他人之赞赏,与作品传世之大乐相比,虽是小乐,但生时可知可感之小乐,应胜于身后不可知不可感之大乐也。袁枚之言,甚合我心,我当学此公,乐我之所乐,以春蚕自比,“吐丝”不辍,死而后已。



春(油画)

柴路尚

建设路,东起金水河桥,西至贾鲁河柿园桥,全长6760米,以嵩山路为界将该路分为建设东路、建设西路。是郑州市区的一条东西主干道和西门。

说起它的变迁,老郑州人和在建初期曾参加郑州城市建设的人们记忆犹新。它的原址,建国前是郑州西郊仅有一条坎坷不平的土马路,是郑州通往洛阳的古道,人称官大路。它从郑州西关起,路经碧沙岗,往西穿过三官庙村,沿宋庄北入小京水、须水,过宋阳、巩县,直至洛阳东门。据说明崇祯十年(1642年)五月初四李闯王攻打郑州时,大军出洛阳,就是顺这条路下巩县,克宋阳,长驱直入郑州。清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慈禧挟

郑州地理

建设路沧桑

朱永忠 卢志

光绪从西安回銮,就是从此道驻跸郑州。

建国前的“官大路”坎坷不平,来往车辆大多是铁轮的“硬脚车”,把路面轧成4条半尺深的车辙,车辙两边浮土尺余深,晴天尘土飞扬,来往行人难睁双眼,雨天泥水交加,行人举步艰难。官大路从碧沙岗往西便是深沟,进入深沟最深处,与两边地面相差10米之多。大白天,沟内经常发生拦路抢劫或杀人

案件。西郊群众进城必须成群结伴而行,太阳落后,人们不敢在沟内行走。每逢暴雨,路两边的积水冲向沟内倾泻,沟内流水浩荡,犹如大川,因此,郑州西郊的人们也称它为“大路沟”。沟两旁地势起伏,沟壑纵横,坟墓遍野,杂草丛生,农田荒芜贫瘠,除碧沙岗外,仅有的几个村庄也残垣断壁。还有几座破烂不堪的烧砖土窑。建国后,这条路旧貌换新颜。“一

五”期间,郑州西郊被确定为工业区。1953年开始,为配合西郊城市建设,对该路进行修筑。1953年至1954年,修医学院至郑棉一段路,长3150米,宽9米,为碎石路面,时称西十里铺沙厂交道,后定名为建设路。1955年向西延伸至秦岭路,1957年加柏油。1958年向西延伸至贾鲁河柿园桥,这段定名为郑上路(先后4次扩建成现状)。

1984年又分隔成快、慢车道,快车道与慢车道有4米宽花坛相隔,内栽雪松和月季花、绿篱,空地还种植有草坪。2002年郑州市地名办公室将东起秦岭路、西至贾鲁河柿园桥的郑上路并入建设路,达到“一路一名”的要求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建设路。



云山秋雨(国画)

惠振峰

新书架

《人民公仆》

黄雯

相比欧美主流文学经典,国内引进的非洲文学很是稀少,但却并不缺少非洲文学爱好者,渴望看到更多非洲的杰出作品。索因卡、马哈福兹、库切和戈迪默都是非洲诺贝尔奖得主,但是他们一致认为真正应该得诺贝尔奖的人是阿契贝,他们最佩服的作家都是阿契贝这个无冕之王。

《人民公仆》是阿契贝最出色的一本讽刺小说:萨马鲁是一位小学教师,在一次学校安排的演讲中,他重遇了自己的老师南加。南加现在已经是文化部长,前呼后拥,地位显赫。南加把萨马鲁邀请到位于首都的官邸里;在这座有七个卧室和七个浴室的豪宅,他接触到了政治家奢侈、多彩、新鲜而刺激的生活,也见证了权力中心的骄奢跋扈、崇洋媚外、口是心非的各种肮脏手段。

被南加横刀夺爱后,萨马鲁醒悟过来,加入了刚成立的政党,打算跟南加竞选议席。但南加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根深蒂固,再加上资本和伎俩大不如人,萨马鲁饱受挫折……

《人民公仆》是尼日利亚文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,是当代最佳英语小说之一。小说写的是非洲某个国家独立之后的事件,揭露了政客口是心非、腐化堕落的嘴脸。书中主人公南加部长,自称“人民公仆”,口头上“一切为了人民”,实际上是保留了“部长”的头衔,跟自己是原来的学生和政敌对手奥德里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。

重庆出版社出版

漫说杂俎

批评与机遇

周正

机遇伴随批评而来,是笔者多年来感悟出的一条浅陋经验。

为什么说机遇伴随批评而来呢?对于批评,不管是来自长辈的、同事的、上级的、领导的、组织的,或是下级的、晚辈的,还是来自国内的国外的,只要是真心实意的,不管何种方式,首先说明你存在着不足之处,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。只要别人能够提出来,这就是对你的一种关心、爱护和帮助。只要你能够认识到差距,找出原因,加以改进,就能够抓住提高和发展的机遇。

人们都晓得,无论对个人还是团体而言,获得机遇往往就是一次转折,可能还会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会。因此,对机遇来说,从时间上讲往往是瞬间的东西,它是很短暂的,稍纵即逝,失不再来。但如果能够很快地把握住它,很可能就会乘机而上,顺势潮流,加快发展,获得成功。但是,要抓住机遇,既要有认识和洞察的能力,又要有灵感和敏锐的辨别能力。而抓住机遇,我以为,不仅来自于个人主观的方面,很多时候就是来自于或取决于外界的警醒和批评。所以讲,机遇伴随批评而来,每听到来自于外界的一次批评,实际上就是给自己增加了一次机遇,听到的批评越多,给自己增加的机遇就越多。

比如,当你还没成年涉入社会之前,你的长辈们严厉地指出你的缺点或毛病,狠狠地对你进行批评,甚至是使用武力的

方式揍你,痛骂你,让你刻骨铭心,如果你能听得进去,正确对待,视为机遇,并紧紧抓住这样的机遇,坚决改掉自己的坏习惯,这对你一生的成长就是一次极为有利的发展机遇。因为,“知我者莫过于父母也”。如果你抓不住这样的机遇,成人之前的最大的坏毛病得不到克服,势必影响你的终生。

再比如,当你走向社会不久的时候,与你朝夕相处的师傅或同事或领导者,在看出了你的缺点或毛病之后,对你进行严厉的批评,如果你能十分珍惜,把它当作一次机遇,坚决地克服和纠正,毫无疑问这会对你在今后的工作中是受益无穷的,说不定会成为你一生中难得的机遇。如果对同事或领导者的批评,你视而不听,当作耳旁风,任其发展,很难想象你在工作中不碰钉子、不受挫折。

因此,人生缺少不了批评,人生更离不开批评,没有批评就没有人生的快乐,没有批评就没有人生的进步,没有批评就没有正确的真理产生,没有批评就没有良好的人际关系。遭受批评并非都是人生当中的倒霉事。恰恰相反,机遇伴随着批评而到来,生命伴随着机遇而成长,事业伴随着机遇而成功,社会伴随着机遇而发展。我们每一个有志之士,都不应轻视批评这种机遇,应该有豁达大度大智大勇的品德和风格,应当学会善于享受批评这种待遇,更好地把握批评这种机遇,从而不断地完善自己,发展自己。

郑州民俗圣地老坟岗的五香豆,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已闻名远近,深受游客的喜爱。老坟岗五香豆是1932年,有一叫彭信丰的湖北孝感人在郑州老坟岗设店经营。彭曾在汉口、武昌码头做炒瓜子小生意,后到上海,在一家五香作坊当学徒。为了保住饭碗,他起早摸黑,从不偷闲,店主颇感满意,把他当做好帮手。他对师傅们十分尊

郑地风物

老坟岗五香豆

王瑞明

敬,干活很出力,学习又很用心,因此,博得师傅们的喜欢,把制作五香豆技能悉心传授给他,还教他学做其它炒货的技艺。使他在做五香豆及其它炒货方面有了比较扎实的基础。

彭信丰在三年学徒期满后,回孝感处理家事,离开了上海。事后,于1932年跟随老乡来到郑州,东拼西凑,借了点钱,在老坟岗南口路西开了一间“彭记兴隆五香豆店”。前店后作,现做现卖,所制作的五香豆,其皮薄肉松,咸中微甜,咬嚼柔糯,吃起来咸甜适宜,回味无穷,凡到老坟岗游玩者都要买几包带回品尝。群众都爱把它叫“老坟岗五香豆”。

老坟岗五香豆之所以受欢

迎,主要在于选料严格,配料讲究,火候适当。五香豆的主要原料是蚕豆,但蚕豆种类繁多,品质各异,做出五香豆也就各有高低。老坟岗五香豆是选用湖北家乡的蚕豆。这里的蚕豆,粒大皮青,性糯,加工好的五香豆品质优于其它产地者。加工过程中,拣豆严格,剔除残豆、次豆,将清一色的青皮蚕豆洗净,烧煮时,备有一口清水锅,一口糖水锅。当清

水锅的水温达60℃时,投入蚕豆,煮25分钟,同时将糖水锅内投入一定比例的糖和作料,将煮熟的蚕豆捞出,撒适量食盐搅拌均匀,再放进糖水锅中煮25分钟,边煮边翻动,使蚕豆入味均匀。之后即可起锅晾凉,经干燥后,即为成品,袋装出售。

彭信丰做的五香豆保持了前店后场和传统的经营特色,并结合北方口味和喜好,加以创新;接待顾客常是一副笑脸,用纸袋包装,这样就渐渐地把生意做活了。后来这家店又扩大经营,增加了炒货皮花生、椒盐花生、五香瓜子等等,久吃不厌,质量优良,在社会上获得良好信誉,销路大开,成为郑州一家有名的特产店,一直经营到抗日战争爆发。

在医院门口,杜光辉又买了两份盒饭。回到病房,黄丽说:“刚才我去看了看晚上医生的值班,两个主任都在。吃完晚饭就过去吧。”

吃完饭,杜光辉和黄丽给凡凡洗了脸,然后揣着信封子出了病房。到了医生值班室,贾主任正在。黄丽上前,没有说话就将信封子放到了贾主任的面前。贾主任一愣,黄丽说:“一直想来,可是看着贾主任忙。这点小意思,请贾主任多关照。”

贾主任的嘴动了下,眼光却瞟着信封子,手向前推了推,道:“这不好,不好,你们拿回去吧。这不好。”

杜光辉笑笑,说:“就这样吧,我们走了。”说着就拉着黄丽往门外走。一边走,杜光辉一边想,贾主任是不是会追上来。可是,走了十几步,后面一点声音也没有。两个人停了下来,朝贾主任的办公室看看,灯是亮的,门口是静悄悄的。

黄丽舒了口气,杜光辉问:“下一个?”

黄丽说:“在前面。”

到了主任室,叶主任却不在。杜光辉朝黄丽望望,正要说话,却见叶主任从走廊那头过来了。黄丽喊道:“叶主任……”

叶主任望了望,说:“正好,我正要找你们。我刚刚得到消息,你们孩子的配型成功了。”

“……真的?真的吗?”黄丽声音中有些哭了。

“这还能有假?是台湾的一个捐献者的。确认后,这几天就可以过来。我正要找你们谈,准备下一步的手术。”叶主任说着就往里走。

杜光辉和黄丽跟着,黄丽说:“真的吧?真的?光辉,凡凡有救了,有救了。”

杜光辉点点头,到了主任室门口。叶主任把他们让了进去,然后将详细的情况说了一遍。杜光辉听着只觉得大脑里有些模糊,三个多月的期待,甚至是有着无望的期待,即将成为现实了,这让他心里感到没谱。幸福往往就是这样,你老是憧憬着,老是向往着,可是一旦真的到了,你又会感到一片空白,感到一阵茫然,甚至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痛苦——那是在干涸的眼睛里要流出眼泪的痛苦,是在近乎绝望的心田里要开出花朵的痛苦……

叶主任说了些什么,杜光辉只朦朦胧胧地听着。听完后,叶主任说:“你

们也放松些。不过暂时还不要对外说。等全部定了后再说吧。”

黄丽低着头,泪水却在不断地往下流。临走时,黄丽没忘记将信封子放下,叶主任很快将信封子递了回来,本来还在笑着的脸,这时绷紧了,“你们这是?太不像话了。我从来就不搞这个。拿回去!”

杜光辉一愣,刚伸手要接,黄丽挡住了,说:“叶主任,你不收下,我们不放心……”

“什么放不放?不放心就别到我们医院来。拿着,再这样,我可不管了。”叶主任将钱塞到杜光辉的手里,“这样做不好。至少我不喜欢这样。以后不要了,有钱,留着给孩子多买点营养品。马上去做手术了,身体重要。就这样了,你们走吧。我也有事了。”

黄丽还在站着,杜光辉这回伸手拉了拉,两个人往病房走。走着走着,黄丽突然哭出了声,杜光辉赶紧道:“别哭了,别哭了。这么好的消息,还哭什么?别哭了。”

黄丽的哭声更大了,边哭边说:“我是高兴的,我是高兴的!”

“我知道你高兴,可这是病区。你看,把别的人都吵了,快停下,走吧,回去。”杜光辉拉着黄丽,停了哭。回到病房,凡凡问:“刚才才是妈妈哭吗?是不是……”

“好事。你的配型成功了。”杜光辉拍了拍凡凡的脸。

“啊……”凡凡没有再说话,只是把头低了下去。

晚上,杜光辉一直睡在病房里。下半夜,他让黄丽回家了。早晨刚醒来,手机就响了。是老同学吴厅长,告诉他欧阳部长正式出任省委副书记了。杜光辉这个时候,对这件事却没有一点兴趣,只是应着,随便问了句:“那新部长是?”

“是西江市委书记王也平。”吴厅长说,“这王也平原来是我们厅的厅长。”

杜光辉这下明白了,吴厅长为什么要急着把这事这么快地告诉他。其实不是因为别的,就是因为这新常委、部长是他们厅原来的厅长。这里面就有些玄机了。既是原来的厅长,那也就是吴厅长的老上级。既是老上级,那……

“啊,那以后还请老同志多关照关照。”杜光辉也应了句。

45

连载

“杜琳,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,爱女人也一样。我不是强奸犯。我爱你!对谁都都可以说这句话,只是我没有想到,我在你的心里原来是这个样子。而且还会让你认为我是在报复大寨。好吧,我答应你,你让我放过,我放过了好了,从此后,我们两清。”

“对不起,东庭,我上辈子欠你的,我下辈子再还。我爱大寨,我爱阳光,我爱他们,我不想失去!”杜琳痛苦地用手捂着嘴。

东庭微闭了一下眼睛,沉沉地叹了口气:“你这么相信大寨吗?”

“不是相信,是承诺。”

“那我们曾有的承诺呢?”

“我要一个稳定,一个婚姻,但是,你呢?你给我的呢?当时你缩在哪儿呢?”

“滚!!!”东庭终于忍不住怒吼起来。

看着谢东庭震怒的样子,杜琳突然笑了,笑得心酸而美丽,带着她脸上的泪水,摇了摇头:“东庭,这么多年了,你依然让我失望……好自为之吧。”杜琳忽然泪如雨下,就像多年前那个夜晚,那声“滚”,让他们所有的情感从天堂滚到了地狱。

十年前的一个夜晚,还在R大主修经管专业大四的学生杜琳再一次来到了T大分给研究生毕业留校当讲师的谢东庭的那间筒子楼里。这个筒子楼学校刚分给他没超过两个月。当了一年多快两年的野鸳鸯,以前的一切都是停留在触摸阶段,好不容易有了条件,拿着钥匙的那一天,两个人就急急忙忙地跑进空荡无一物且还落有一层尘土的房里,关起门来,谢东庭把杜琳顶到墙上,就扯掉了她的衣服。不知道是紧张还是姿势不对,谢东庭那次很失败,后来家里又布置好了一切,有了理想的环境,杜琳又营造了灯光气氛,可东庭还是关键时刻就掉链子,不是提前缴了枪,就是压根儿上不去子弹。

那天,谢东庭用勺舀了一口杜琳送来的汤,一股浓浓的药材味,他放下勺,冷笑一声,指了指桌上的砂锅:“说是女人喜欢情感的交流多于肉体,看来都他妈扯淡!你也很在意这些啊。”

灯下,看着那个男人脸部痉挛的肌肉,和那种嘲笑蔑视的眼神。杜琳的愤怒在一点一点袭上来

“哼,怨我吗?你自信吗?你要真自信,你少拿脸色给我看啊,扯淡?那也得真有蛋可扯啊!”

东庭扬起手掌,用力把桌上的那一砂锅汤横扫到地上,“啪”一声,整锅滚烫的汤连带那个黑色的砂锅炸落在了杜琳的脚边,碎片崩到她的脚面,热汤溅洒到她的脚面,夏天,她在屋子里只是光脚穿了双拖鞋……

“滚!!!你他妈给我滚!!!满脑子鸟毛八槽,只会拿性事当饭吃!”

杜琳吃惊地瞪大了眼睛,她几乎不相信那些恶毒的语言是谢东庭说给她的。她已经感觉到被烫伤的疼痛,大脑中除了燃烧着如鲜血般红色的愤怒,不再有什么了。她拉开门,冲进了浓浓的夜色里。走了大半夜,当她觉得自己体内所有的脏血都已顺着脚底流干了,所有的伤感和愤怒也都随着泪水泻去的时候,不知不觉就撞上了于大寨的宿舍里。麻木地看着面前那个老实的男人:“大寨……我在没有地方去,宿舍早关了门了,你这里可以收留我吗?”……

秘书小左进来告诉谢东庭平威的于大寨来了,要见他。这一下让谢东庭吃了一惊,很快整理好自己的情绪,他让秘书叫大寨进来。

“谢总,这是这个季度欠下的20%的货款,我来把它全部结了。”

“嗯,大寨,我在考虑下个季度一上来就给平威一些促销政策。”“谢总,我这次来,只是有件别的事情,想跟你说一声。”大寨平静地看着东庭有些得意的脸。

“什么事情?你说,我能帮一定帮上。”

“嗨,也没什么。”大寨挠了挠头,“就是下个季,平威决定正式退出腾飞的二级代理了……”

东庭听到这个,心里一惊,他没有想到于大寨会突然冒出这一手,平威说实话,在二级代理商里做得是不错的,尤其是他们做的那个地区,最近他正在物色相同地区的新的二级代理商,在没有新的接替的情况下,他暂时还没有打算踢开平威。却没想到被平威抢了主动权。

“不做了?大寨,平威一直做得不错,你这么决定是因为不满意我们对窜货的处理吗?这都可以再商量的。”

11